

學術對談

## 創新傳播研究的追尋： 長江學者陳韜文的學術理念

對談人：陳韜文、羅文輝

統稿：羅文輝



陳韜文教授  
(Prof. Joseph M. Chan)

「理論創新從何而來？我認為主要是源自對現有理論的綜合、分析和推論。另一同等重要的來源，是我們對現象的觀察和對經驗的反省。從理論出發的取向，需要我們熟悉現有文獻，並對現有研究有所反省；如果能夠從中整理出一個理論的困惑，那創新已經過半。以現象作為出發點的取向所需要的，是我們對現象的概括能力和對理論的連接能力。現實世界變化層出不窮，當中蘊藏着新的概念和社會關係，有待研究者去發掘和整理。是以學者應該相信創新就在田野資料之中，要跟現實保持密切的聯繫。進行研究時，可以考慮讓現象先行，暫時把有關文獻放下，看看自己如何整理出一個模式，再參照文獻，這樣對發揮創意也有好處。」

---

羅文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興趣：新聞分析、政治傳播及傳播效果。電郵：[loven@cuhk.edu.hk](mailto:loven@cuhk.edu.hk)

## In Pursuit of Creativi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iscussants: Joseph M. CHAN, Ven-Hwei LO

Editor: Ven-Hwei LO

---

### Abstract

Joseph M. Chan, an accomplished scholar and former Chief Editor of *Communication & Society*, shares his thoughts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of the journal. He advocates that the citation index systems of Taiwa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consider including quality Chinese journals such a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Reflecting on the ways for scholars to excel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han advises that scholars should master the logic of research and theory, focus on a programmatic research, and learn from other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Recognizing that innovation is impossible without researcher's commitment to creativity, he also talks about how innovation can be brought into each stage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ranging from the formulation of research questions to report writing. To Chan, comparison is the keyston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e explains how a researcher can benefit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how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coming of age. Chan observes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communication theories to localize, modifying themselves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realities. Theorization serves as a link between local research and the global research community. Finally, in his advice for young scholars, Chan suggests that they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choose topics that are socially relevant, and engage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es if such opportunities aris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o, V. H. (Ed.). (2012). In Pursuit of Creativi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 1–10

## 陳韜文教授簡介

陳韜文，於1986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大眾傳播學博士學位，並獲國際傳播協會(ICA)頒發是年最佳大眾傳播學博士論文獎。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兼任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集中在國際傳播、政治傳播，以及新聞研究交集的範圍。所發表的著作以探討跨境傳播、權力結構與傳媒互動、民意與公眾論述、社會運動與傳播媒介、新聞人員專業化、文化融合和中國傳媒變革等問題為主。經常在國際知名傳播學刊發表論文，著有不少書章，合著及合編的專著多本。合著專書有*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NY: Guilford 1991)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2011),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IIASP 1996);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Y: SUNY Press 2002)，和《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巨流)等。合編專書有《新媒體事件研究》(北京：人大出版社 2011)、《與傳播學大師對話》(北京：人大出版社 2011)、*In Search of Boundaries* (Westport: Ablex 2002) *Media and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2007)等。近年對攝影產生濃厚興趣，已發表網上攝影集《光影行》、《對焦·失焦》和《上海搖滾》。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先後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牛津大學和柏克萊大學訪問學人、曾獲選為國際華人傳播學會(CCA)會長、並曾出任香港廉政公署社區研究委員會召集人、香港報業評議會主席、多份國際傳播學刊編輯委員或編輯、《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主編等職。

JC: 陳韜文

VL: 羅文輝

**VL: 是否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五年來擔任《傳播與社會學刊》主編的感想？**

JC: 英語是香港社會科學的主要用語，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在香港出版中文傳播學刊的挑戰。不過，我們想到中文始終是中港台三地的主體語言，為了華文傳播學的發展，我們七年前感到有創辦《傳播與社會學刊》的必要。這些年來，我們花的時間精力並沒有白費，學刊已受到華人研究社區廣泛的認同。我作為創刊編輯之一，除了感到自豪外，也覺得任重道遠，知道學刊進一步發展實有賴羅文輝、黃煜、馬傑偉、蕭小穗、馮應謙、葉月瑜和黃懿慧多位編委的努力。語言只是表達的工具，我們側重的應該是內容，而不是論文的用語。就以《傳播與社會學刊》為例，無論是創意或嚴謹度，有一些論文足可以媲美世界優秀學刊登載的論文，當中的分野主要在於書寫語言的不同。我誠意希望有成就的華人學者，用英文書寫論文之餘，也用中文寫作，把較好的稿件投給《傳播與社會學刊》。只有這樣，華文傳播研究的水平才能快速地提升。這是大家反饋華文傳播社區的時候，請熱烈投稿！

**VL: 您對《傳播與社會學刊》未來的發展有哪些期望？**

JC: 有怎樣的研究社區就有怎樣的學刊。我也相信，有怎樣的學刊也就有怎樣的研究社區。學刊水準的提高除了編輯的努力外，也與學術環境的改善有關，包括研究生教育的改進、學術評價標準的合理化，和學者在知識生產方面的努力。由於傳播教育方興未艾，無論是研究生課程或是從事教研的老師，過去十年都有大幅度的成長，而年輕學者也受到較佳的訓練，我相信這些變動都會反映在學刊的論文中。現在一篇稿件被期刊接受後，大概要一年多才可以登出來。如何可以加快出版週期是一個問題。我期待有一天《傳播與社會學刊》會快樂地面臨是否增刊的抉擇。當然，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傳播與社會學刊》能成為大家公認刊登高水準論文的最佳園地。現在大陸、台灣和香港的傳播學界雖然有一定

的交流，但是彼此的學術資料庫，如大陸的CSSCI和台灣的TSSCI，並不相通，而且對香港的中文學刊也不開放。台灣剛剛改變政策，從今年起接受港澳地區中文期刊申請加入TSSCI，我希望大陸也早日開放CSSCI，讓華文學術數據庫可以連接起來。從《傳播與社會學刊》嚴謹的出版方針看來，我相信學刊進入海峽兩岸的學術資料庫是遲早的事情。如果以英文學刊為收集對象的SSCI也對中文學刊採取更寬大的開放態度，我相信《傳播與社會學刊》也能躋身其中，成為SSCI期刊。我提到上述數種資料庫，主要是它們對學刊論文的儲存和擴散甚為重要，不能忽略。至於學刊本身的地位，主要還是看它所登載的論文的數量和品質。於這一點而言，我對《傳播與社會學刊》是滿有信心的。

**VL: 您個人認為如何才能成為頂尖學者？**

JC: 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我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愛登山，知道爬上一座山，前面又有更高的山。我實在不敢把自己當成是世界頂尖學者，這樣的稱謂只會讓我汗顏。我雖然沒有到達頂峰，但也喜愛爬山，有一些爬山的經驗和知識，未嘗不可以談談我的觀察和反省，對年輕學者或有參考意義。優秀的學者大概都有較好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學方面的訓練。研究所的訓練雖然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但更長遠的考驗是拿到博士學位之後的研究道路。我不是那種喜歡一生專攻一個較小問題的人，而是喜歡觸及相關領域，從中吸收養分，在交叉的地方發展自己的研究。傳播學的理論貧乏，對社會科學的反饋不大，而且傳播媒介與社會各方面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實在不應把視野只侷限於傳播學。我擔任過一些國際傳播學會的評獎活動，看到一些世界頂尖學者的研究成果，發現他們大多數非常專注，能夠依照自己的研究規劃(research program)持續不斷地、系統地探討一個領域或理論，最後累積的成果不但為傳播學所用，也使姊妹學科受益。相對之下，華人傳播學者面對較為煩躁的社會環境，較難心無旁騖及長期保持專注，這是我們要克服的一個普遍問題。創新意識是另一個頂尖學者的共同點。他們不會人云亦云，通常勇於挑戰主流理論，針對問題提出新的詮釋，或是有系統地闡述新的概念，

提供實證基礎。對他們而言，開創比承傳更為重要。

**VL:** 您剛才說創新意識是頂尖學者的共同點，能否建議年青學者，如何構思與進行原創性研究？

**JC:** 原創性可以體現於研究的每一個環節，從提問、理論、假設、研究設計、量度、資料收集以至報告寫作，都可以有創新的空間。原創的意義有多種，包括對舊現象的新詮釋、對新現象的新解釋、對過去研究的綜合分析、對傳統做法的修正，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最重要的是要有新意，跟前人所說所做的不一樣。創新首先源於研究者求新的意願，因為求新的意願能夠啟動想像力和聯想力，使我們把相關的現象和理論連接在一起考量，從而提出新的見解。相反，缺乏求新的意願，只顧因循守舊，新意就無法出現。理論創新從何而來？我認為主要是源自對現有理論的綜合、分析和推論。另一同等重要的來源，是我們對現象的觀察和對經驗的反省。從理論出發的取向，需要我們熟悉現有文獻，並對現有研究有所反省，如果能夠從中整理出一個理論的困惑，那創新已經過半。以現象作為出發點的取向所需要的，是我們對現象的概括能力和對理論的連接能力。現實世界變化層出不窮，當中蘊藏着新的概念和社會關係，有待研究者去發掘和整理，是以學者應該相信創新就在田野資料之中，要跟現實保持密切的聯繫。進行研究時，可以考慮讓現象先行，暫時把有關文獻放下，看看自己如何整理出一個模式，再參照文獻，這樣對發揮創意也有好處。有些研究生最喜歡套用理論，感到比較安全，雖然這樣做可以理解，但如果演變成為習慣性依賴，對個人的創意會有所壓抑。事實上，如果現成理論不成熟的話，創新的空間反而更大。

**VL:** 新媒體已經成為了傳播學者主要研究的領域。新媒體的出現，亦對傳播過程產生重要的衝擊。您認為新媒體是否會刺激或引導傳播範式的創新？

**JC:** 相對於社會學與心理學等姊妹學科，傳播學理論比較貧乏，但是修訂補充式的創新也有不少，這是國際傳播學刊所標榜的。談到創新的可能，我倒想談談新媒體對傳播學的影響。我念博士時，學者還流行把傳播看成是 who says what to whom through what

channel and with what effect的社會過程，最後接上反饋的機制，成就了傳播的循環。新媒體的特色在於數碼化、互動化、流動化和普及化，對傳播過程產生重要的衝擊，其中包括反饋的實時性、受眾的主動性、傳播者與受眾身份的模糊化、溝通渠道的多樣化、內容的無限擴充、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匯合、人機傳播的興起和傳播網絡的形成等。上述傳播過程中各個單元之間的關係因新科技的出現而起了較大的變化，大大增強了傳播的互動性，有時甚至顛覆了傳統的權力關係。新媒體所向披靡，傳播生態正在重構，而各個傳播學領域也因應有關衝擊而檢視既有的知識。我覺得這些改變足以構成傳播基本範式的更替，值得傳播學者加以總結，從中可以看到傳播學整體創新的可能性。

**VL: 您在比較傳播研究方面經驗豐富，能否和本刊讀者分享一下您的心得？**

JC: 比較的概念對我的研究影響甚大。我在中國大陸出生，在香港長大，在美國唸書，生活文化背景跨越地域疆界，凡事加以對比分析，是非常自然的傾向。我常常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從華人社會的個案研究中找出它的理論意義，如何使不是華人的學者也會對我的提問產生共鳴。我發現，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較易提出具有理論意義的問題，並看到個案的獨特性及普遍性。這裏所說的比較，不一定是指真正的比較研究，而應包括一般的、但有意識的比較。就算是一般的對照比較，也可以激發我們的理論思維。比較可以說是研究方法中的一個最基本的要素，貫穿從概念生成到理論建構整個研究過程，值得我們自覺地運用。真正的比較傳播研究在九十年代之前甚為罕見，近年則較為頻繁，甚至有一些大型、深入的比較研究出現，好像Daniel Hallin及Paolo Mancini比較西方傳媒制度的著作，就曾引起較多人的注意。我自己也參與過幾個大型的比較研究計劃，從中也體會到比較研究的力量和挑戰。在比較的基礎上，我們無疑對於傳播現象的共性和特性會有更深刻的認識，同時對現象存在的社會條件也有更確切的了解。從比較的角度觀之，無論是以美國、英國、中國、台灣或香港的傳播現象作為研究對象，彼此皆是不同的社會個案而已，學術本

質上並沒有高低之分。以比較研究作為基礎的傳播研究，我們或者可以稱為比較傳播(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隨着世界學者交往日趨頻繁，世界學術文化趨近，互聯網四通八達，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也日趨重要，大有帶動傳播研究的趨勢。我所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學要求傳播學博士班同學必修「全球與比較傳播」，最近更成立了「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這些都可以看成是對比較傳播研究興起的反應，也可以看作是促進比較傳播研究「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VL: 傳播學是否有本土化的問題？我們能發展出華人社會傳播理論嗎？**

JC: 傳播學源自西方的社會科學，自然有傳播學本土化的問題。傳播學術本土化有三重意義：一是簡單的移植，把外來的理論直接應用於本土社會。由於分析的對象是本土社會，而且絕大多數的研究者是本地人，雖然是移植，但也帶有本土化的意味。這是傳播本土化的初階，不用大力號召和鼓勵，也會自然發生。理論本土化的另一種意義是指因為本土社會的特殊性而對外來理論作出補充、修訂或否定。社會科學學說是有條件性的，相關理論會因時空的轉變而相應變化。事實上，這種修正不僅限於國際間的比較結果，也可能因國內時空的變換而產生。理論本土化第三重意義是建基於本土社會的原創理論。催生本土新理論的情況有兩種：一是在地社會有其獨特性，因而引發新的理論建構。二是有關的社會現象並非獨特，其實同時存在於其他國家，問題是當地的同行對此視而不見，卻給本地研究者「捷足先登」的機會。移植式的本土化在學術界的地位很低，因為那是理論重複應用而已。修訂補充式的本土化十分重要，因為它除了帶有創新意義外，並且發生的機率也較高。創新式本土化是學者夢寐以求的理想，它不但是理論的開拓，也會為本土研究社群帶來最大的認同。理論本土化跟理論全球化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理論本土化實際上是理論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然更替演變，是檢驗、補充現有理論和創新理論的過程。經過全球範圍內相互修訂和統合，理論最後變成我中

有你、你中有我，內外的分界變得再不重要。基於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說，理論化是學術本土化與全球化的樞紐。國際學術界所關注的是理論問題，只有進行理論分析，本土傳播研究才可以跟世界學術對話、競爭、互補和融合。當代傳播學界較有名的研究，好像「知溝」、「議題設定」、「兩級傳播」等都是以前美國不見經傳的小城為研究背景。為甚麼它們「卑微」的背景沒有妨礙這些研究在世界揚名，當中最主要的是他們的理論及概念性。了解到這點，我們就不應該對現在的傳播理論多不是出自華人社會而耿耿於懷，反而應該把力氣和熱情用在理論的追尋上。

**VL: 您身為華文傳播學界的頂尖學者，是否能向年輕學者提出一些建議？**

JC: 首先是打好學術研究的基礎，這在念研究院和博士後的時候至為重要。所謂基礎，主要是指對研究方法、邏輯和傳播理論的掌握。如有可能，爭取涉獵一門社會科學姊妹學科，擴大自己理論基礎。現在大陸的博士生受制於圖書、師資和風氣的限制，不少年輕學者未必有機會建立充實的研究基礎。他們要發揮過人的主動性，才能填補不足。我建議年輕學者與社會保持密切的接觸，使自己不至於脫離現實，也使自己的研究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學術生產當然是量多質高最好，但大多數學者的精力和專注力有限，有時不得不在研究的數量與質量之間作一選擇。我個人會傾向選擇後者，因為有質量的研究才有累積的價值，是衡量一個學者對學科貢獻的標準。我同時也主張年輕學者盡量培養出一種比較的視角，使他們的研究變得更為深刻和更具理論意義。此外，年輕學者不妨聯合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學習鼓勵，並合作進行研究。我個人從合作研究中獲益良多，無論在培養研究能力或是保持求知動力都有裨益。

**VL: 感謝您與我們學刊的讀者分享您的見解。**

## 陳韜文著作選

- Chan, J. & C.C. Lee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K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Lee, C.C. & J. Chan, Z. Pan and C. So (2002), *World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han, J. & B. McIntyre (Eds.) (2002). *In Search of Boundaries: Communication, Nation-Stat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Westport, CT: Ablex.
- Lee, F. & J. Chan (2010)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 Power of a Critical Event*. London: Routledge.
- Chan, J. (1994). Media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Tens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3), 70-88.
- Chan, J. (1994). National Responses and Accessibility to STAR TV in As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4(3), 112-131.
- 羅文輝、陳韜文(協同作者：潘忠黨等)(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巨流出版社。
- 陳韜文、李立峰(2010)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傳媒、社會組織、民族國家和集體記憶。《新聞學研究》103期 頁215-259。

## 本文引用格式

- 羅文輝(2012)。〈創新傳播研究的追尋：長江學者陳韜文的學術理念〉。《傳播與社會學與社會學刊》，第20期，頁1-10。